



本报记者 陈婧文摄

今年1月,由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编辑的画册《民间的智慧》,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画册以天台山悠久的历史、精美的艺术、珍贵的文物为主线,采用专题摄影手法和全景式影像语言,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部分藏品进行拍摄记录。画册共收录百余幅摄影精品,分“民间和合”“传世济公”“民间技艺”“天台石作”“经籍文书”五大篇章展示天台山民俗文化。



民间的智慧

从天台山走出的文化

天台山,不只是一座风光秀丽的风景区,更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和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之山。从这里生根、发芽、长成的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天台人。

和合二仙、济公活佛、刘阮遇仙,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关王庙会、范增庙会、状元游街、迎抬阁、摆看桌等,表达了百姓的文化崇尚和对美好未来的祈望。车灯、坐唱、花鼓、天台词调、莲子行等凝聚一方风情的民间艺术表演,展示着天台百姓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天台先民更是涌现了一批批能工巧匠,留下巧夺天工的民间手工艺品。干漆夹苎造像工艺、天台山红曲酒传统酿造技艺、一根藤制作技艺,无不浸透着深厚的民智。

还有传统农耕文明中农林牧副渔生产技法,衣食住行中的各种生活智慧,规范人际关系的礼仪习俗、行为禁忌、乡规民约,传统工商文明中的手工技艺、工匠百业行规及乡村集市贸易习惯等,所形成的的风尚、礼仪、习俗,无不展露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天台山文化宝库中重要的财富。

2016年10月,这些天台山民俗文化,在邱建生创办的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得以集中呈现。

这家以收藏民俗物品、展示民俗气象、研究民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办公益专题性博物馆,藏品涵盖天台民俗中的吃、穿、住、行、用等方面。都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件,名人书画、珍贵玉器藏品很少。这些藏品被分门别类排列,对外开放。



天台山民俗博物馆藏品数量2万件以上,充分展现天台山的乡土人情、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天台山民情风俗的沿革。

留一份特别的天台山文化记忆

馆内收藏的民间器物,作为反映普通百姓生活境况的物质遗存,既是历代工匠手工技艺的文化传承,也是民间智慧的结晶。透过这些器物,可以感受到制作者和使用者的用心,以及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审美特征,更可以窥见勤劳、智慧的天台人对历史文化的钟爱以及对悠久文化传统的创意发挥。

一本移动的“博物馆”

《民间的智慧》,是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编辑的第一本画册。

2019年9月开始,20余人组成的团队,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拍摄、编辑画册,以丰富精美的图片展示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部分馆藏,介绍天台民俗风情,展现民间智慧的独特魅力。

作为《民间的智慧》画册的发起人,在邱建生看来,这本画册学术性、艺术性、欣赏性于一体,能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有兴趣翻阅,“我们最初的设想是出一本书,但编书对文字要求比较高,我们就决定用画册形式表现。一方面可以减轻文字压力,另一方面,丰富的图片可以更全面、更直观地展示藏品。”

这本画册的创作初衷,是希望将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藏品从天台推向各地,“毕竟,能来馆里参观的人还是少数,画册就是一本移动的‘博物馆’。”

当然,画册也包含了邱建生多年的愿望:用更多的形式留下一份特殊的天台山记忆——

“站在传承立场建立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期盼。这些浸透岁月沧桑的民俗藏品,可以唤起人们的乡思、乡情、乡愁,同样可以唤起人们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的热情。”

“天台山文化源远流长,希望通过这本画册,让更多的人了解天台民情风俗的古今演变,助推天台地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留下天台山“独家记忆”

邱建生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这十年来,他在工作之余,将大量的精力和热忱,都投入到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和维护中。

坐落于天台始丰新城园外秋庄内的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建筑面积10761平方米。馆内设有常设展厅、交流展厅、专题展厅、露天展场、图书室、书画创作室、文化讲堂、影像室等。馆藏门类丰富,包括门、窗、家具、石雕、花板、头饰、绣品、中医中药器具、酿酒器具、钱币、铜镜、济公百态、和合题材、文房用品、民间契约文书、天台人文故事书籍、图片、录像等,藏品数量2万件以上,充分展现天台山的乡土人情、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力、天台山民情风俗的沿革。

欣赏这些老物件,能感受到美,仿佛还能看到从它们身上流过的时光。天台的地方特色文化,就是从这些与先人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物件体现出来的。

这家博物馆,承载着邱建生满满的乡愁。

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工作不忙时,就经常利用周末外出,找地皮户(当地贩卖老物件的小贩),或者到收藏品市场、农户家里,寻找、收购老物件。

许多天台的老物件因收藏者缺乏保护意识而外流,“这些老物件见证了我们的生活,凝聚了我们的追求。”邱建生越看,越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些物件保护好,留存下去。

妻子徐潮俊热心文化事业,对此非常支持,经常陪同寻找藏品。跟他共事多年的陈达水,也是个收藏达人。邱建生忙时,陈达水就替他探路问道,搜寻各类藏品线索。有了这两位鼎力相助,邱建生省力不少。

如今,天台山民俗博物馆开馆已经5年有余。除了陆续增加新的藏品,今年初,馆内还对外开放了书画展厅。

该展厅共展出清代至当代书画藏品60余件,绝大部分出自天台的山乡名人、墨家学者手迹。这些书画藏品,用不同的书体画风,展示天台山的文化印记。

“无论是创办民俗博物馆,还是编辑出版画册《民间的智慧》,我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留下天台山的‘独家记忆’。”邱建生说。

文化传承之路,没有尽头。博物馆每每添加一件新的藏品,都是增添一份天台山的回忆。时光更迭,这些回忆散落在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角落落里,又开始新一轮的根生、发芽。



天台山民俗博物馆的书画展厅。



台州市博物馆这个展告诉你,中国古代体育健儿多能玩

本报记者林立文/摄

刚结束不久的冬奥会,让我国又一次展现了体育大国风采。

其实,在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就极其丰富。中国古代体育,是东方古代体育文化的代表,既是中华各民族体育文化汇集、融合的结果,又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博物馆的橱窗,我们不仅可以回到过去,欣赏从前的军事、文化、艺术、文学,如果你是一个体育迷,还能够欣赏到一个个昂扬向上、实力超群的运动古国。

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在体育方面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展现出非凡的聪明才智。

从3月8日开始,台州市博物馆与南阳唐王府博物馆合作,开启“博戏——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展”。展品包括古代兵器、棋类用品、陶俑、青铜雕塑等门类,同时以内容详实的展板,通过不同角度,将中国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相结合,进行充分讲解。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体育与军事、宗教、艺术、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密不可分。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亦体现在中国古代体育之中,诸多项目以适应战争需要的练武强兵为目的,如蹴鞠、马球、武术、“田径”等,多与军事训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中,最基础的运动形式就是脱胎于生产实践和军事战斗技能的射箭、“田径”、水上与冰雪运动以及御术和马术等。

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所有的体育项目:赛跑、跳远、掷铁饼、标枪、摔跤、拳击以及五项全能等竞技运动,在古代的中国同样活跃,以类同的形式和运动方法存在至今,并长期影响着周边国家。

中国上古时期,就有后羿射日的传说。据考古发现,在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距今两万八千年前的石箭头,这表明当时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弓箭了。

射礼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射箭比赛。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射箭运动就没有间断过。唐代武则天设立武举制,在武举制里规定了九项选拔和考核人才的标准,其中五项是射箭,包括长跪、马射、步射、平射还有筒射。

中国古代体育,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和民俗时令特点的民间体育形式,包括秋千、高跷、放风筝、跑旱船、舞龙、舞狮、踢毽子等等。

这些通过民俗节令而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使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并逐渐成为各个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形式。



3月8日,中国古今体育文化展在台州市博物馆开展。从战国时期的箭镞到现代郎平的签名排球,以及各种体育运动奖牌等,全面展示了从古至今体育文化的发展变化。图为市民正在观展。 本报记者牟永选摄

市“群星璀璨”中国画作品展举行

一笔一画皆是情

本报记者陈伟华

2月21日至3月21日,宋韵绽放——台州市第六届“群星璀璨”中国画作品展在黄岩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举行,共展出中国画作品45幅。

画家占必青的作品,质朴、高雅。创作时,他没有刻意追求华丽、雅致,而是注重于传统笔墨的韵味、影响画面质量的线条,以及墨色变化产生的焦、浓、重、淡、清等效果。刘勇创作的人物形象,看似传统,但更多地充满新时代面貌,展现新形式、新内涵、新精神。在他的画笔下,水气和墨气交融,充分表现笔墨意蕴。吴季鸿的作品用笔厚重,挥洒自如。他在创作时,吸收了传统山水中点画、皴擦的技法,营造出画面浑厚华滋、墨色透亮的气氛。而辛芸瑛的画作精致考究,画风新颖,她将江南园林景观,巧妙融入艺术创作之中。现场,王哲、叶阿金、刘相兴、郑朝文等画家的作品,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望。

这些参展作品,充分展现了台州文化底蕴,以及创作者对自然和生命的赞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的绘画风格,或写实、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气象万千。一笔一画,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景一物,体现出画家们的深刻感悟,表达了他们对台州的热爱之情,寄托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追求。

诗与笔的交融

本报记者陈伟华

2月23日至3月23日,“君子好逑”郑聪宾《诗经》主题创作书法作品展在台州学院图书馆椒江馆区举行。

亮相于展厅的80件小楷书法作品,以文征明《南华经》风格为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展示了郑聪宾近三年在小楷领域的探索。

如他创作的小楷作品《关雎》,线条粗细有致,且笔法丰富,颇具特色。另一件作品《桃夭》,同样线条流畅,苍劲有力。这些小楷书法作品,被郑聪宾挥毫落笔于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官扇上,别有意趣,搭配精美禅意的竹帘挂轴,更是精美漂亮。

郑聪宾介绍,此次展览的书法作品内容,均取自《诗经》名篇之作,或原文,或注释,或两者兼而有之。近年来,他坚持围绕“四书五经”主题进行创作,用国学经典辅以小楷书写之美,激发观众对书法文化的重新认识。

笔墨当随时代,在追求传统的基础上,郑聪宾的书法作品也有极强的现代感,书法形式强调视觉感与表现力,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

郑聪宾祖籍路桥,从小对书法有兴趣。1996年,他进入台州师专(现台州学院)就读,因为爱好参加书法社团,得到书法专业老师王波的悉心指导。毕业后,他当了16年的初中历史老师,之后调入路桥区文化馆工作。多年来,他坚持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练习书法。

“练书法要有毅力,不可放松。”郑聪宾还逐渐领悟到,除了勤奋,专攻也很重要。他确立专攻小楷的目标后,以文征明《南华经》为专攻对象,在苦练中探索小楷书法艺术的技法,同时要求自己多体兼修,草、篆、隶等书体融会贯通。

繁华之处落笔墨,字里行间守初心。在郑聪宾看来,传统是一根不断发展的“红线”,经典是这根线上最耀眼的“珍珠”。承续经典、超越经典,他一直在追求。